

托嬰機構托育現況及主管人員之 專業理念初探— 以台北市立案之托嬰中心(部)為例

陳姣伶、黃迺毓

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托嬰機構之營運現況，並探究機構對嬰兒照顧之專業理念。研究者以台北市立案托嬰中心之主管人員為對象，以深入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共取得八位主管人員之訪談內容進行分析。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1. 托嬰機構日托時數為10~12小時；平均每月收托費用約在15000至20000元之間；機構多採分齡的嬰兒照顧模式；機構式托嬰的需求有持續增加的趨勢。
2. 經營托嬰機構的原因包含個人興趣、經驗、專業背景、教育理念，以及因應市場需求和法令規範等因素；機構的嬰兒照顧重點為健康管理、安全教育、習慣的培養等；托嬰機構的特質包括環境和照顧內容係針對嬰兒需求而設計，人力結構是團隊而非個人，照顧者毋須分心其他事務，嬰幼兒必須適應群體生活；托嬰機構對家長的影響包括提昇父母的育兒知能，緩和家長的親職壓力；對嬰幼兒的影響包括建立規律性，刺激各項發展、增加多元的學習模仿。
3. 主管人員認為托嬰機構對家庭的責任應包括給予幼兒有利其發展且安全的照顧，持續追蹤幼兒的發展，提供父母有關嬰兒照顧的協助與支持，協助父母善盡角色職責；機構人員的專業成長應包括吸取專業新知、涉獵相關知能、增強哲學與美學的素養。
4. 托嬰機構對家長的探視或參與採取較多的限制和規範，認為機構和家庭之間是合作和互補的關係；面談是雙方最有效的溝通方式；家長參與情況良好，父親參與的比例漸增。

關鍵字：托嬰機構、托育、主管人員、專業角色、托育關係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國內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不斷上升，根據行政院勞委會(2007)的「婦女勞動統計」資料顯示，我國25-44歲女性在95年的勞動力參與率已達72.75%，較十年前成長了11.15%，而「94年台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報告」(內政部，2005)也指出，國內0-12歲兒童家中之「主要照顧者」有全職工作的比例高達56.65%。

育兒婦女就業所衍生的最大問題便是家中嬰幼兒的托育需求，國內女性高比例的就業率相對地促成了托育服務產業的蓬勃發展。雖然近年來受少子化趨勢影響，國內的托育服務規模開始出現衰退的跡象，然而收托2歲以下嬰幼兒的托嬰機構數量卻反而有持續成長之勢。研究者以內政部統合之全國性資料為基礎，持續追蹤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所公告的立案托育機構資料，結果發現托嬰機構增加的趨勢以行政院主計處(2006)統計「家戶平均可支配所得」最高的三個都會地區(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最為顯著，這是否意味著托育需求高但鄰里關係較不密切的都會地區，機構式托嬰已經逐漸成為父母在尋求托育服務上便利的新選擇？抑或是近年來托嬰機構的服務型式和內涵出現質變，因而吸引家長的青睞？這些問題實有待研究進一步的探索。

托嬰機構的持續成長代表著愈來愈多的家庭信賴或倚賴這種集體式的嬰幼兒照顧服務，箇中原因固然十分值得探究，然而在探討父母為何選擇機構式托嬰之前，研究上對於國內機構式托嬰的實務現況尚且缺乏理解，已知的研究(陳淑玲，1987)不僅年代久遠，也未探討托嬰機構運作之實相，因此為了瞭解托嬰機構與育兒家庭間的供需關係，實有必要先對托嬰機構的經營現況與理念進行探索。本研究擬針對托嬰機構主管人員進行托育理念之初探，主要目的在瞭解托嬰機構的經營理念及角色定位、托嬰機構對家庭專業責任的認知、托嬰機構與家庭的互動與關係等，所得結果可做為後續研究之基礎，亦可提供專業人員培育及托嬰政策規劃之參考。

台北市為國內都會城市之代表，在女性就業率及核心家庭比例皆高的情形下，家庭的嬰兒托育需求勢必相當殷切，截至96年9月底止，台北市立案的托嬰中心(部)都呈現持續成長的狀態，因此研究者選取台北市的托嬰機構做為初探研究之對象。有鑒於托育機構的管理者對服務對象的需求向來有最敏銳的覺察和因應，對所投入的領域也必有特定的信念與期許，故本研究擬針對台北市立案托嬰中心(部)之主管人員進行訪談，訪談內容包括機構開展托嬰服務的動機與收托概況、機構對嬰兒照顧的信念、托嬰機構對家庭的責任、托嬰機構與家庭的托育關係，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 一、探究托嬰機構之托育概況
- 二、探究托嬰機構主管人員之嬰兒照顧信念
- 三、探究托嬰機構主管人員對家庭專業責任的認知
- 四、探究托嬰機構主管人員對機構與家庭托育關係的認知及具體做法

貳、文獻探討

一、0-2 歲嬰幼兒之托育型式

對兒童發展會產生影響的環境除了家庭、鄰近社區，還有替代家庭功能的托育場所。學齡前幼兒托育服務的類型十分多元，就國內現況而言，主要可依收托幼兒年齡、收托時間及托育環境等三項標準加以分類。若以年齡區分，有坐月子中心(收托滿月以前嬰兒)、托嬰中心(收托滿一個月到未滿二歲的學步兒)及幼兒園(收托滿二歲到未滿六歲的幼兒)。如就收托時間區分，則包括半日托(每日收托時間在三至六小時)、日間托(每日收托時間為七至十二小時)、全日托(收托時間連續二十四小時以上，即住宿式托育，父母週末或假日帶回者)、臨托(方便家長臨時外出或一時無法看顧幼兒而提供的托育方式，時間較短，通常以鐘點計算)。(馮燕，1997；葉郁菁等，2006)。

若依提供托育服務的環境來區分，主要可包含居家式照顧服務及機構式照顧服務二大類(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即為機構式照顧服務中的托嬰機構)，托育環境中尚包含提供照顧服務者、環境空間及設備、托育內容等多重結構，故以下針對二類托育型式加以說明：

(一) 居家式照顧服務

所謂居家式照顧服務即為家庭式托育，由保母在一般住家環境中照顧一至數名非自家兒童。通常家庭式托育的收托人數較少、幼兒年齡較低、收托時間也較有彈性，分布地點多在住宅區內(馮燕，1997)。

家庭托育是我國婦女在幼兒三歲以前的照顧方式中，僅次於自己帶或祖父母帶的最普遍的托育選擇。其優勢除了提供比機構式托育更彈性便利的服務內容，以及幼兒熟悉的家庭生活模式外，蘇怡之(2000)也指出，在收托人數少的情形下，嬰兒得以獲得家庭保母較多的關注與互動機會，有助於建立社會關係與行為系統，並發展安全的依附關係。

居家式照顧服務雖未規範托育對象之年齡，但以目前家庭使用托育方式的情形來看，國內家庭托育的主要服務對象還是以0-3歲的嬰幼兒為主，3歲以後則普遍進入機構式的托育環境(行政院主計處，2006)。

(二) 機構式照顧服務

機構式照顧係指兒童在托嬰中心、幼兒園、課後照顧中心等機構設施中接受教保人員集體式的照顧。一般說來，機構托育收托兒童人數較多，收托幼兒年齡較大，而設置標準(環境設施、人員資格、收托人數及服務內容等)因受到法令規範，故托育時間、內容及地點對家庭來說也較缺乏彈性。

雖然集合式托育不若家庭式托育的便利性，但能提供幼兒較多同儕接觸的機

會，並擴大其學習經驗，加上主管之政府機關對服務品質的監督，使得機構式的照顧服務愈來愈受到家長認同，國內年滿15-64歲已婚女性近6年在最小子女3至未滿6足歲間之照顧方式，選擇機構式托育者高達51.17%，已經遠超過由「自己」照顧的29.91%(行政院主計處，2006)。

因應國內幼托機構的整合，新的「兒童教育及照顧法(草案)」已於96年5月16日通過行政院會審查，並函送立法院審議，新法條文規範我國兒童托育機構的種類，依收托對象年齡區分為三大類，即托嬰中心(提供未滿二歲幼兒教保服務之教保機構)、幼兒園(提供二歲以上幼兒教保服務之教保機構)、課後照顧中心(提供國民小學階段兒童教保服務之教保機構)。

儘管機構式的照顧服務是3-6歲階段幼兒父母托育選擇的主流，0-3歲階段進入托育機構的比例則偏低，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收托未滿二歲嬰幼兒之托嬰中心似有逐漸成長之趨勢，根據內政部兒童局(2007)的統計資料顯示，至95年底為止，全國合法立案的托嬰中心達112所，收托人數1626人，另外由立案托兒所附設的托嬰部所收托的二歲以下幼兒有3688人，二者合計共5314人(此一數目尚不包含未立案或立案中之托嬰機構)，意即現階段國內至少有超過五千名二歲以下的嬰兒及學步兒接受機構式的托育服務。

五千名幼兒或許只佔國內二歲以下人口的1%，但國內立案的托嬰中心多半集中在都會地區，北、高兩直轄市加上台中市、台南市、新竹市三個省轄市的立案托嬰中心家數即佔了全國托嬰機構半數以上，收托0-2歲嬰幼兒的人數也相當於其他縣市總和(內政部，2007)。在托育需求高而鄰里關係又較不密切的都會地區，機構式的托嬰服務或許是許多不知何處尋覓好保母的家長另一種便利的選擇。

二、托育服務的功能與專業規範

(一) 托育服務的功能

王靜珠(1987)以幼兒正常發展的觀點出發，主張托育服務有促進幼兒發展及協助家庭教養的功能，高傳正(1986)則認為托育服務要配合家庭需要，彌補家庭親職功能的不足，前述二者皆強調托育服務對幼兒及家庭的重要性。在對幼兒的影響上，Lombardi(2005)指出，幼兒的語言與認知會隨著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與適當規劃的環境而顯著進步，反之，在家庭中由非專業人員照顧的孩子，需求易被忽略。Kadushin(1980)則強調對父母的影響，認為當親子關係有困擾時，托育服務可以提供父母暫時性的放鬆，並因壓力的減輕得以調整精神力量(psychic forces)，讓親子互動變得較為正向。

(二) 托育人員的專業角色

托育服務的目的在補充家庭照顧功能之不足，並補足兒童來自父母的保護及滿足兒童發展需要，故不論托育型態為何，托育服務都必須提供能開發兒童生理的、

情感的、智力的、社會化等的培育之環境，並且幫助所有家庭成員追求個人的和整體的目標(馮燕，1997)。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托育機構的專業人員皆需取得幼兒保育之相關學歷、證照或修畢專業學程，因此機構內的教保人員對於嬰幼兒的照顧理當比父母更專業。一般認為教保人員需具備的專業知能以兒童發展及保育相關知識為主，但實際上不止於此，因教保人員對服務對象具有專業責任，為確保專業知能的執行能發揮正向的作用，故約束專業人員的倫理規範就顯得十分重要。

美國幼教協會(NAEYC)於1989年完成幼教人員倫理守則(Feeney & Kipnis, 1989)，內容依服務對象區分為四部分，分別為對幼兒、家庭、同事和社區(社會)，其中明確說明從業人員對服務對象的專業責任和專業關係，包括專業理念與執行的原則。該守則可提供從業人員釐清自己的角色職責並提昇專業品質。

三、托育形式與親師互動

機構式托育與其他托育型式在本質上的差異是否會影響托育雙方的互動模式與角色知覺？Pence & Coalman(1987)的調查研究發現，使用家庭式托育的家長陳述與照顧者的互動較多、關係也較親近，使用機構式托育者則傾向與照顧者有較多書面訊息的交換。Britner & Phillips(1995)比較家庭式托育與機構式托育的家長參與及托育滿意度後也發現，機構式托育的家長與照顧者互動(parent-provider interactions)方式以書面的聯絡單、正式的家長會和機構辦的親職活動為主，家庭式托育的親師溝通則多半出現在接送時間的非正式談話，或照顧者對幼兒狀況的口頭敘述。

事實上，家庭式托育較容易被視為非正式的托育安排，因為擔任幼兒照顧工作的家庭保母不一定需要具備專業證照，托育場所也不必接受規範管理。反之，機構式托育在組織化的脈絡背景下，除了人員資格、托育內容、空間設備必須符合法令規章外，從業人員對托育服務所建構的定義也會受到制度的限制而趨於刻板及官樣形式，進而影響父母與照顧者托育關係建立的模式(Bromer & Henly, 2004)。

Shpancer(1998)認為機構式托育制度化的環境和照顧內容可能使家長和照顧者較難發展出緊密的托育關係，Bromer & Henly(2004)也指出，托育機構較高的人事異動和多重照顧者結構的確侷限了照顧者在家長心目中的角色，也限制了他們與家長的關係發展。與傳統的家庭照顧模式相較，機構式托育制式的管理政策和規範讓托育服務像是一種任務的分工交替，Shpancer(1999)將這樣的托育關係比喻為「顧客/專業人員的交替系統」(consumer/professional provider exchange system)。既然是角色、任務的分工交替，彼此間自然容易形成趨於理性、有距離的相互關係。相反地，Bromer & Henly (2004)認為家庭式托育通常沒有形式化的組織規範和照顧方法，家庭保母的工作環境就他的生活環境，因此和家長也容易發展出近似家庭本質的親密關係。

探討不同托育型態之托育關係的研究的確發現，在托育機構裏父母和照顧者的互動很少，雙方對彼此互動關係的知覺有落差，關於幼兒教養的觀點也不一致(Endsley & Minish,1991；Shpancer,1998；van Ijzendoorn et al., 1998)。Shpancer(1998)回顧托育關係的文獻認為，家庭保母與家長的互動高於托育機構中的親師互動，反映的正是機構式托育「顧客/專業人員交替系統」的特徵，Henly & Bromer(2002)也斷言，機構式托育的政策既不利照顧者在工作時間內提供直接照顧以外的服務，也阻礙他們與家長建立頻繁與密切的互動關係。

除了互動頻率的比較外，Pence & Goelman(1987)的研究也發現，家庭保母與家長的互動關係比機構式托育更傾向個人化(personal)與持久性(enduring)。Bromer(2001)發現有些家庭保母會把他們自己視為孩子的第二個母親或是家長的育兒顧問，並提供家庭在教養方面或涉及個人的鼓勵與支持。

國外早有不少研究針對0-3歲嬰幼兒的托育問題進行探討，但國內這方面的文獻仍顯匱乏，事實上，國內家庭對二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此一趨勢除加速保母支持系統的建立及托嬰機構的法制化，同時也開啓托育服務新的研究議題。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樣本來源乃依據台北市社會局網站(96/9/30更新)公告之立案托育機構資料，選取其中收托0-2歲嬰幼兒之托嬰中心(全數11家)及托兒所附設托嬰部(全數16家)為樣本，以電話聯繫的方式邀請機構主管人員接受訪談。因托嬰機構家數不多，故全數納為研究樣本。

經徵求研究樣本參與的意願後，有11家機構主管人員同意受訪，但因部分受訪者時間無法配合本研究資料蒐集的時程，故最後僅完成8位有效樣本問卷及訪談資料蒐集。樣本之基本資料參見表3-1及表3-2。

表3-1 受訪機構之行政基本資料分析表

機構特性	分配情形 家數 百分比		
行政區	松山區	2	25.0 %
	大安區	2	25.0 %
	信義區	1	12.5 %
	文山區	1	12.5 %
	內湖區	1	12.5 %
	士林區	1	12.5 %
立案時間	一年以下	3	37.5 %
	1-3 年	2	25.0 %
	3-5 年	3	37.5 %
立案型態	托嬰中心	4	50.0 %
	托嬰中心兼辦托兒所	3	37.5 %
	托兒所附設托嬰部	1	12.5 %
收托 0-2 歲嬰兒人數 (19-23 人)	20 人以下	1	12.5 %
	20-25 人	7	87.5 %

表3-2 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表

受訪者特性	分配情形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女	7	87.5 %
	男	1	12.5 %
年齡	30 歲以下	1	12.5 %
	30~40 歲	2	25.0 %
	40~50 歲	3	37.5 %
	50 歲以上	2	25.0 %
具備的專業資格	保母人員	1	12.5 %
	保育員	3	37.5 %
	保母人員+保育員	2	25.0 %
	護士	1	12.5 %
	保母人員+護理師	1	12.5 %
專業背景(畢業科系)	幼兒保育	3	37.5 %
	護理	1	12.5 %
	幼教+護理	1	12.5 %
	幼兒保育+美術設計	1	12.5 %

	教育+圖館	1	12.5 %
	行銷企劃	1	12.5 %
子女 2 歲前使用的照顧方式(8 位受訪者皆有子女)	母親在家照顧	4	50.0 %
	母親在機構中照顧	2	25.0 %
	家庭保母照顧	1	12.5 %
	家庭保母照顧+母親在家照顧	1	12.5 %
曾從事有薪給的嬰兒照顧工作	無	1	12.5 %
	家庭保母	1	12.5 %
	坐月子中心護理人員	1	12.5 %
	托嬰機構保育員	5	62.5 %
從事托嬰服務年資	1 年以下	1	12.5 %
	1~5 年	2	25.0 %
	6~10 年	1	12.5 %
	10 年以上	4	50.0 %
在機構內的主要角色	負責人+主任	7	87.5 %
	主任(托嬰中心主管人員)	1	12.5 %
在機構內的主要工作	行政管理	3	37.5 %
	行政管理+嬰兒照顧	5	62.5 %

二、研究工具

在研讀相關文獻及確立研究目的後，研究者先擬定調查機構運作現況之半結構問卷，以及探究主管人員嬰兒照顧、專業責任和托育關係信念之訪談大綱，由幼保及家庭領域學者進行專家效度的審查，修訂後的工具再以方便取樣的方式選取二家分別位於台北縣及基隆市的立案托嬰機構進行預試，以確定研究工具使用之流程及一致性。正式施測時，由研究者於約定的時間親赴托嬰機構與受訪者進行面對面的資料蒐集與訪談。研究工具包含下列三項主要內容：

(一) 研究計畫說明書

向受訪者說明研究背景、目的及資料蒐集的方式，並告知受訪者之相關權益，包括可隨時中斷訪談、可要求研究者詳細說明題意、可拒絕回答涉及機構或個人隱私性資料的題項。關於研究者義務，包括保護受訪者隱私、確定所得資料僅做為學術研究用途、研究結果需提供受訪者參考等，也詳述於說明書中。

(二) 受訪機構基本資料表

基本資料採問卷方式收集，內容包含三部分，即受訪機構之立案行政資料(包括

機構所在行政區、立案時間、核准收托嬰兒人數等)、受訪者之社會人口學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養成背景、專業資格、相關工作資歷、子女嬰兒階段照顧方式、目前職務及工作職掌等資料),以及機構營運概況(包括人力資源、收托規則、目前收托狀況等)。

(三) 訪談大綱

本研究歸納政府統計資料及國內外文獻所得發展研究問題及方法,依研究目的所編擬的訪談大綱,內容包含探究「托嬰機構主管人員之嬰兒照顧信念」、「托嬰機構對家庭之道德責任」、「托嬰機構與家庭的托育關係」三部分。

三、研究實施程序

研究工具經建立專家效度及預試的修訂後,隨即著手進行正式的訪談。研究者彙整台北市社會局網站(96/9/30更新)所公告符合本研究取樣條件之托嬰機構基本資料,先以電話聯繫各機構主管人員,表明身份並簡單說明電訪目的及所需時間,對方同意或考慮受訪後,再以傳真、e-mail或郵寄方式提供研究計畫說明書予受訪者參考。確認樣本之受訪意願後,由研究者於約定時間、地點進行基本資料及訪談的內容蒐集。

受訪者基本資料及機構營運概況的收集,是以問卷的方式由受訪者自行填答,或研究者以口述問答的方式代受訪者填寫。其他資料的收集則以訪談及錄音的方式進行。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問卷所得以描述統計進行資料分析。訪談的內容則謄寫為逐字稿後,依研究目的進行資料分析及報告撰寫。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依據問卷及訪談資料分析所得,將研究結果分成托嬰機構營運概況、托嬰機構主管人員嬰兒照顧信念、托嬰機構對家庭之道德責任、托嬰機構與家庭的托育關係等部分說明之。

一、托嬰機構營運概況

(一) 收托方式及內容

表4-1 受訪機構之收托內容分析表

機構特性	分配情形	家數	百分比
日常托育時數	10 小時	1	12.5 %
	10-11 小時	3	37.5 %
	11-12 小時	4	50.0 %
彈性托育服務	無	3	37.5 %
	臨托	5	62.5 %
	夜間托育(非常態.人情托)	2	25.0 %
	假日托育	1	12.5 %
托育費用	15000 元/月以下	2	25.0 %
	15000-18000 元/月	2	25.0 %
	18000-20000 元/月	3	37.5 %
	20000 元/月以上	3	37.5 %
額外收取延托費	無	3	37.5 %
	有	5	62.5 %
與鄰近地區家庭式托嬰費用相較	收費較高	2	25.0 %
	收費較低	2	25.0 %
	差不多	3	37.5 %
	不清楚	1	12.5 %
照顧模式	混齡照顧+分齡(蒙式)	1	12.5 %
	分齡照顧	7	87.5 %
課程內容	參考坊間教材編訂主題課程	4	50.0 %
	0-3 蒙特梭利課程	3	37.5 %
	配合嬰兒發展設計學習活動	1	12.5 %

托嬰機構的收托方式及內容包括托育時間、托育費用、照顧模式等。歸納研究結果發現，受訪之托嬰機構提供的日間托育時數多為10~12小時，因必須配合家長的上班時程，故托育時間通常從上午七點到下午七點左右。若超過托育時間，半數以上(62.5%)的機構會向家長收取延托費，不過受訪者大多表示收取延托費的目的是想敦促父母勿延遲接回幼兒，未收延托費用的機構有的是少見家長延遲接孩子的狀況，故未考慮予以收費，也有受訪者認為訂出收費規則反而會助長父母認為只要付費即可晚接孩子的心態，故寧可偶爾晚下班，也不要因收費而變成常態加班。

除日間托育之外，半數以上(62.5%)受訪機構還提供臨托服務，即接受臨時性或

短時間的嬰兒照顧委託，不過考量臨托幼兒的環境適應和機構內照顧資源的調配問題，各受訪機構在臨托服務上都有條件的規範，例如必須於數日前預約、只接受6個月以內嬰兒，或必須一週至少兩天的固定臨托等。至於夜間托育和假日托育方面，所有受訪機構皆表示未將之納入正式服務項目，惟2家機構因人情上的考量，以照顧者個人的身分接受家長私下的委託，於父母不克照顧時提供夜間或假日的嬰兒照顧協助，雖酌予收費，但並非機構正式及常態性的運作模式。

受訪的托嬰機構平均每月收托費用大多介於15000至20000元之間，然而最高者(每月平均22000元)與最低者(每月平均14000元)每月收費差距高達8000元，其中位於商業區或市中心地段的托嬰機構每月收費皆在20000元(含)以上，明顯高於住宅區或非市中心區域的托嬰機構。若將各機構的收費標準與其鄰近地區的家庭式托嬰費用相較，除1家(12.5%)不清楚行情外，有2家(25%)自認收費較高，2家(25%)認為收費較低，其他則認為收費標準差不多。

受訪機構除1家(12.5%)在部分時段進行蒙氏課程的混齡教學之外，其餘主要都是採取分齡的嬰兒照顧模式，將0-2歲幼兒區分成二至六個照顧階段，再針對各階段的發展需求提供不同的照顧安排，其中有3家(37.5%)在幼兒學會走路前後採取不同師生比的人力配置，另有3家(37.5%)雖然在各年齡段的師生比相同，但會在較年幼的嬰兒組配置護理人員。

托嬰中心雖不像學前教育機構有明確的課程架構，但托育內容除一般性的保育工作外，也十分重視嬰幼兒在知能上的學習，因此所有受訪機構都有規劃系統化的課程或學習活動，其中半數(50%)參考坊間教材自編主題課程，另有3家(37.5%)則採用蒙氏0-3歲課程及教材教具。

(二) 經營現況

表4-2 受訪機構之經營現況分析表

機構特性	分配情形	家數	百分比
招生方式	發傳單	2	25.0 %
	登廣告	1	12.5 %
	網路搜尋	2	25.0 %
	口碑及家長介紹	6	75.0 %
專屬網站或部落格	無	3	37.5 %
	有	5	62.5 %
收托人數	額滿	4	50.0 %
	未額滿	4	50.0 %
收托嬰兒主要來源	鄰近社區家庭	2	25.0 %
	工作地點在附近的上班族	1	12.5 %

	各一半	5	62.5 %
收托狀況趨勢	愈來愈好	4	50.0 %
	差不多但參觀或詢問電話增多	3	37.5 %
	差不多	1	12.5 %
親師溝通方式	連絡簿	8	100.0 %
	面談	8	100.0 %
	電訪	5	62.5 %
	部落格	1	12.5 %
親子活動	未舉辦	3	37.5 %
	寶寶爬行比賽	1	12.5 %
	親子旅遊	2	25.0 %
	聖誕活動	1	12.5 %
	餐會	1	12.5 %
親職講座	未舉辦	3	37.5 %
	嬰兒照護、衛教	4	50.0 %
	嬰幼兒發展、感統	2	25.0 %
	嬰幼兒閱讀	2	25.0 %

托嬰機構的經營現況包含招生方式、招生來源、收托情形和趨勢、機構和家庭的關係與互動等。研究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的受訪機構(75%)並沒有採取正式的招生活動，受訪者認為主要的招生方式是建立口碑及透過家長介紹，另有2位受訪者(25%)指出，社會局網站的立案資料雖無廣告目的，卻有廣告效果。此外，有半數以上(62.5%)機構架設有專屬網站或部落格，但受訪者多表示網站目的在服務現有家長，非為招生宣傳而建置之。

受訪機構的收托現況結果顯示，有一半(50%)的機構在受訪時處額滿的狀態，其他招生未額滿的機構有的是立案時間尚短，也有經營者自定人數上限而致招生未滿的情形。半數(50%)受訪者指出，機構的收托情形有愈來愈好的趨勢，有3位(37.5%)認為招生狀況差不多，但詢問電話或參觀的家長人數卻明顯增多。整體而言，不論額滿與否，受訪者皆認為考慮選擇機構式托嬰的家長有持續增加的趨勢。

台北市人口密度高，且商業區和住宅區常緊密相鄰，多數受訪機構雖位於住宅區，但距離商業區亦不遠，因此多數機構(62.5%)收托對象來源兩者各半，有在機構附近工作的上班族子女，也有鄰近社區家庭的嬰兒，其中亦有少數透過他人介紹而遠道而來者。

連絡簿和面談是所有受訪機構皆採用的親師溝通方式，電話訪問也是半數以上(62.5%)機構常用的方法，也有少數受訪機構由家長協助建立專屬部落格，做為機構和家長間溝通的平台。

親子活動和親職講座是一般幼兒園重要的親師活動，但受訪者多半表示，因托帶對象年齡較小，需要成人較多的照顧，對於寶寶健康和安全的維護也有較多顧慮，導致托嬰機構在親子活動的規畫上受到較多的限制，因此近半數(37.5%)的機構並未辦理親子活動，有舉辦者在活動型態上也以符合嬰兒發展和較方便嬰兒參與為原則，例如寶寶爬行比賽、餐會等。親職講座也有近半數(37.5%)機構未舉辦，舉辦者主題以嬰兒照護、衛教為主。

二、托嬰機構主管人員之嬰兒照顧信念

本研究針對托嬰機構主管人員所探討的嬰兒照顧信念包括經營機構式托嬰的原因、對嬰幼兒照顧的信念、對機構式托嬰特質及角色定位的看法等。

(一) 經營機構式托嬰的原因

受訪者中僅一位是受機構聘任的主管人員，其餘皆兼具負責人身分，意即對機構的經營方向有決策與主導的權利。多數受訪者選擇從事托嬰服務都有多重的背景原因，主要結果可歸納為個人因素和環境因素：

1. 個人因素

(1) 個人興趣和經驗

多數受訪者(75%)在子女嬰兒階段都是採取自行照顧(包含在家庭和機構中照顧)的方式，有受訪者表示會想自己帶的原因是喜歡小孩，並因該階段的育兒經驗引發了提供嬰兒照顧服務的興趣和動機。

「對這個東西我自己本身就很有興趣，那因為我自己的小朋友他在三歲多之前，那我都是在國外，然後我都自己帶。」(L1)

「其實我應該是因為照顧我自己的小孩開始，然後我因為自己有這個幼教的經驗，所以我認為說除了能夠照顧自己的孩子，我還能夠協助其他的家長來照顧他們的小朋友。」(L6)

(2) 專業背景

具護理背景的受訪者特別提到醫護專業在嬰兒照顧上的重要性，此優勢也促其投入此一產業。

「我的觀點是托嬰中心如果是有護理人員來主持的話，應該是比较保科系的適合，因為我們這種區塊是小孩子很需要的，很多譬如說感冒啊或什麼東西，一定要用護理的方式來照顧。……我那時候是在坐月子中心，阿很多媽媽叫我出來開，我想對啊！現在很多新手媽媽，真的是照顧小孩子是“哩哩落落”，就想這個區塊有那個需求性這樣子。」(L4)

(3) 教育理念

除嬰兒生理的照顧之外，也有受訪者特別關注於嬰兒階段的學習與發

展，強調習慣的建立、團體生活這些早期經驗對發展的重要性，也因為這樣的教育理念讓他們決定提供機構式的嬰兒照顧服務。

「國內大部分的這個0-3歲這一塊的孩子們，都是受保母照顧，那保母的照顧狀況大概就是給他吃喝拉撒睡，只是所謂生理需求方面的照顧，....其實那是一段所謂成長的黃金期，應該是建立他很多很多的習慣，那這些習慣都是可以從這個德智體群美這五育來著手。」(L5)

「我的想法就是說孩子如果是在團體當中去學習去成長，那這個部分應該是對自己的孩子和對其他的孩子都有很好的幫助。」(L6)

2. 環境因素

(1) 市場需求

受訪托嬰機構主管多數身兼負責人身分，必須承擔機構營運的風險，因此對產業發展的敏感度必不可少，市場需求也就成了他們選擇提供何種托育服務的重要考量因素。

「以前幫人家做過安親班嘛！因為我有朋友在做保母，後來他說我們隔壁有開一個托嬰中心，我會覺得他們做的也還不錯，我就想說，唉！安親班不好做，而且托嬰對現在的雙薪家庭還蠻需要的。」(L2)

(2) 法令限制

修訂後的托育機構立案法規對於面積的要求趨嚴，可能導致經營者因環境條件受限而只好選擇以托嬰業務為主。

「因為我是頂人家的托兒所，本來只是想附設托嬰部，讓機構可以經營得比較長久，結果變更負責人要重新立案，那用新的法規我的空間就不夠了，所以變成只能立托嬰中心。雖然和本來想的不一樣，不過我剛好有小孩在這個階段，而且也有保母證照，就做做看。」(L8)

(二) 對嬰幼兒照顧的信念

本研究所探討的嬰幼兒照顧信念包括瞭解受訪對象對0-2歲嬰兒照顧重點的看法，以及探究受訪者的專業思維中理想的嬰兒照顧方式為何。

1. 照顧重點

黃迺毓(2003)曾嘗試探討國內父母對不同階段兒童照顧重點的認知，初步結果顯示多數父母認為嬰兒階段的照顧重點應以滿足生理的健康安全為主。本研究的受訪對象乃是具備嬰幼兒發展與照顧知能的專業人士，對嬰幼兒照顧重點的認知除與一般家長有共通之處，也強調提供嬰幼兒其他面向的發展支持，歸納受訪者所強調的照顧重點如下：

(1) 健康管理

幾乎每位受訪者都指出健康管理是嬰兒照顧的要務之一，主要在強調健康做為未來成長與發展基礎的重要性。

「一歲以前的話，小孩子的健康管理比較重要，因為這個就是我們要打基礎，像我們蓋房子你基礎弄好，小孩子將來的學習發展就比較OK。」 (L4)

(2) 安全教育

有受訪者認為安全不僅是照顧者必須提供的環境條件，也是幼兒需要學習與建立的知能。

「安全很重要，還有那個認知也蠻重要，就是說認知它包括很廣泛啦，就是包括判斷什麼東西是安全的？什麼是不安全的？」 (L2)

(3) 習慣的培養

除了健康和安全的照顧受到全面的重視，托嬰機構主管人員也從教育的角度強調可透過照顧過程及早培養孩子的好習慣。

「我們希望給孩子的是一個比較規律的生活，所以我們有排他們的作息時間，我們希望孩子養成一個規律的生活習慣。」 (L5)

(4) 心理發展

具醫護與幼兒發展專業背景的機構主管人員特別從大腦運作的角度思考嬰兒階段孩子的發展，強調嬰幼兒照顧不可忽視其心理發展層面。

「嬰兒心理的部份可能是我們比較忽視，我們大家都想健康，.....那我們如果從健康的角度去關心他有沒有生病其實會有點瑕疵，應該要看到的是，他怎麼樣，這個孩子的腦的運作的部份，情緒開始在分化的時候，然後還有人際的互動...，那裡面有很多的可以做觀察，很豐富，非常非常豐富，...這些都是一歲以內就會發生的，....如果我們自己在家裡照顧的話，可能就是看不到那一塊。」 (L3)

2. 理想的照顧方式

雖然受訪者是嬰兒照顧服務的提供者，但對於嬰兒理想照顧方式的看法並非一味地「賣瓜說瓜甜」，多數的機構主管人員仍強調在家中由父母自己照顧是嬰幼兒階段最理想的照顧方式，因為家庭環境獨特的氛圍以及母親的親職角色是難以被取代的。

「我還是覺得最好的是媽媽自己帶，那我相信大部分的媽媽會特別的有耐心，而且也會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然後要給他自己的寶寶，那所以我相信如果是媽媽自己照顧的話會給小朋友更多貼心的照顧啦，然後另外一方面是，其實如果我們考慮到未來的關係，如果這段時間媽媽跟寶寶有一些很密切的一些相處的話對於他們未來的一些關係，我覺得那個幫助是很大的。」 (L1)

「我覺得還是家庭。還是父母自己照顧，那我自己覺得說家庭所建構出來的那個

環境跟氛圍，其實是你最清楚你的小孩需要是什麼，而且我覺得每個家庭是不同特性的，即便我們再怎麼樣想做成像一個家的那個感覺，那當然人的部份是可以出的來那種關懷愛，但是他的環境的氛圍，他就是跟家庭所展現出來就是不一樣，所以我自己認為說照顧的方式還是會覺得是，父母是最適合的。」 (L6)

也有機構主管務實地認為並非所有父母都具備良好的育兒能力，所以不一定要執著於誰來照顧，而是應該要關心照顧者的狀況，幫助他們發展良好的嬰兒照顧知能。

「不管是要父母照顧、親人照顧這個我都同意，我比較會放在那個照顧者是什麼樣的狀況，什麼樣的身心狀況之下去照顧小孩。.....那政府應該要做一些事情，就是鼓勵這些家長出來在家裡自己帶小孩。....那個鼓勵要有一些配套方式，就是說不是口頭的宣導，而是真的你有一些課程，讓父母也可以同時帶著孩子然後去，他們要有一些團體，就是有政府自己辦的一個團體讓這些家長能夠有彼此成長，有沒有跟社會脫節，然後因為照顧小孩子又吸收到一些東西，一些知識，我希望有這種東西。」 (L3)

若母親無法自己育兒，則機構式托嬰是受訪者認為較為理想的選擇，並強調集體式的托育對嬰幼兒的群性發展較有利。

「我們的理念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師是媽媽，但是如果媽媽不能去做這位老師的話，他要送出來，我們希望他送到機構，不要送到保母。理由是保母也是一對一嘛，他在這一個帶她的過程裏面，他沒有辦法帶到所謂的社交群性這一塊，在我們的觀念裏面，我們認為群性的發展會比智能來的重要。」 (L5)

(三)對機構式托嬰的看法

機構式托嬰相較於其他嬰兒照顧方式，有許多運作內涵上的差異，因托育服務的提供者對所從事的嬰兒照顧方式必然有特定的信念與實務的認知，故本研究選擇從托育供給面的角度探究托嬰機構主管人員對機構式托嬰的特質及角色定位的看法，訪談結果分別從機構式托嬰的特質、對服務對象的影響、對全日托的看法等方向進行分析。

1. 機構式托嬰的特質

此次受訪的托嬰機構主管人員多數亦具備合格保母證照及在家照顧二歲以下子女的經驗，因此對於不同托嬰模式的瞭解能以實際運作經驗為基礎。訪談結果的分析包含對機構式嬰兒照顧的特質和優、缺點的想法。

托嬰機構提供的是集體式的嬰兒照顧服務，在環境設施、人員資格、收托人數及服務內容上都受到法令的規範，和親人或保母照顧的居家托育模式相較有很大的不同。受訪者或許基於實務經驗的影響，對於機構式托嬰特質的分析雖然也會提及在環境及資源條件上與其他嬰兒照顧模式的差異，但更強調機構式托嬰實際運作時

的內涵特徵，包括環境內涵(含嬰兒照顧內容)、照顧環境的人力結構和照顧者角色、幼兒的適應狀態等。

(1) 環境結構和照顧內容

相較於家庭式的照顧模式，受訪者認為機構式托嬰提供的環境及活動內容較具系統及結構性，是特別針對嬰兒需求而規劃設計的。

「我們是一個機構，我們會有一些系統的東西，比如說是硬體跟軟體，因為硬體的話，我們集合這麼多小朋友，我們其實會有更多的玩具或是更多的教具，那軟體部份就是說我們也會針對他們去設計一些我們覺得在他們這個年齡適合的一些遊戲，一些課程內容等等。」 (L1)

「在我們園內，我們有制定不同年齡層小朋友生活作息表，還有活動室，我們期望在裡面孩子能夠找到一點就是說，也許我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今天他在家庭裡面，他也很可能很隨性的說我現在可能就是在沙發上跳來跳去啊，或者說我跑到房間去玩一下我的玩具，可是那看起來沒有結構性。」 (L6)

由於托嬰機構受法令規範及政府主管機關監督，因此也有受訪者從此一角度凸顯機構式托嬰會不斷求新、成長的特質。

「機構的話，因為它被監督，在這樣子的監督下，如果是一個比較正常化的機構的話，他會不斷的在求新，他會不斷的為自己所不足的地方去做努力，...但是家庭保母的話，他的那個情況參差不齊，因為他不被監督。」 (L3)

法令的規範並非只帶來必須在監督下進步的壓力，事實上政府的管理也為托嬰機構提供發展與成長的資源，有受訪者即視之為托嬰機構獨有的優勢。

「那我們的優勢是來自政府有很多的資源，比如說有補助啊！像今年補助書籍也是一個很大的資源。再來的話是，政府有很多的研習，像衛教也是我們的資源，像配合孩子什麼健康講座啊什麼的，我覺得都蠻不錯的，那保母可能要去上一些課比較困難。」 (L7)

(2) 照顧環境的人力結構和照顧者角色

或許是保母人員證照制度的推動相對提升了家庭托育的專業性，受訪者並未特別強調托嬰機構照顧者的專業知能，而是從托嬰環境的人力資源結構和照顧者的工作角色提出看法。

一般咸認為托嬰機構的特點是每位照顧者托帶幼兒的比例較高，故對個別幼兒的關注可能不若家庭式的照顧服務。對此有受訪者從團隊人力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

「機構他是一個團隊，所以相對的對這個孩子不是只有一個人在照顧，而是很多大人一起照顧。」 (L7)

蘇怡之(2000)指出，因收托人數少，家庭保母可以給予嬰兒較多的關注與互動機會，但本研究的訪談結果卻有不同發現，有受訪者認為照顧者在不同托育環境的角色定位差異極大，托嬰機構的照顧者雖同時托帶多位幼兒，但毋須分心於其他事務，不像家庭保母還要兼顧家務，故機構人員反而能比家庭保母更專注地照顧幼兒。

「一般人以為保母是一對一，但是我也聽到其實一對二、一對三的都有，保母他其實，他為什麼選擇在家自己帶，他可以同時去處理家事啊！然後他可能可以照料他們家裡自己的小孩或是家人的飲食起居，所以他是不是專心對著小朋友，沒有，但是感覺上是一個小朋友，可是事實上他還有同時處理很多其他的事情，那跟這邊，老師是專門是照顧小朋友是不太一樣的。」 (L1)

「在家裡帶會比較隨意，就是會因著照顧者他的狀況去調整，也就是說孩子他只是一個附屬，我還是我為主。我得先去完成我的工作之後，再來陪伴這個孩子，或者是這個孩子就帶在我身邊，做我的事情。可是機構不一樣，機構是他的焦點是放在孩子，就像我們的老師，她只要在上班時間，把那個焦點放在她照顧的小孩就可以了，其他的什麼柴米油鹽醬醋茶，你都不用煩惱，你也不可以去擔心說你家裡的孩子怎麼了，因為你是來上班。」 (L5)

(3) 幼兒的環境適應問題

嬰幼兒進入托育機構除必須立即經驗與家庭截然不同的環境結構，還要迅速建立作息常規以融入集體式的生活，受訪者從實務的觀察中體認到孩子在環境適應上所面臨的挑戰實有別於家庭式的照顧模式。

「孩子在這樣子的一個較多人數的一個環境裡面，他有很多部份他不太能夠說完全是依照自己的意願，他可能還是要跟大部分的小朋友去進行共同的事情，那這跟在家庭照顧可能就會完全不一樣。」 (L6)

「容易傳染疾病」是許多家長對機構式托育的共同疑慮，少數受訪者亦不諱言確實有此情形，然而也有主管人員認為這是一種觀念的迷思，因為在外面工作的家庭成員也會將許多病菌帶回家裡，機構反而可以採取適當的衛生管理及保健措施來預防或降低傳染疾病的發生。

「在機構是感覺上他們生病的機會似乎會比較高一點，因為小朋友比較多，但是我覺得這個部份是可以去改善的，像比如說使用空氣清靜器，然後例如說做適當一些隔離，比如說還有一些清潔衛生，比如說小朋友會咬食的一些玩具，經常的清洗消毒，那我覺得這些是可以讓這樣的狀況盡量減低。」 (L1)

「因為我是護理人員，這方面我很重視，像我們工作都是穿工作服，小孩子有感冒我就隔離，我們護理的人就要穿隔離衣，我都是比較用醫院的方式來照顧，所以我們要互傳的那個機會沒有那麼高。」 (L4)

2. 機構式托嬰對服務對象的影響

托嬰機構的主要服務對象包括家長和接受照顧的嬰幼兒，每一種服務對象對機構的行事方針都具有影響力，反之，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也會影響服務對象的認知、行為或態度。本研究從機構主管人員的觀點探究托嬰服務對家庭的影響，訪談內容依據對父母角色及嬰幼兒發展的影響進行歸納分析。

(1) 對父母角色的影響

Katz(廖鳳瑞譯, 1992)指出，托育服務所涵蓋的多元對象(家長、嬰幼兒及社區等)中，以重要層次而言，依序是家長第一，其次才是幼兒。受訪者一致認同托嬰機構的服務對父母會造成影響，所提及的影響層面以正向居多。例如強調機構會提供家長教養資訊，提昇父母的育兒知能。

「我們這邊不定時的會跟家長就是面對面的溝通，還有電話溝通、聯絡簿溝通，還有我們不定時的很多的資訊，就是每個，甚至每個禮拜兩張三張都發給家長，就是說親子啦、教養啦，這一些剪報，其實對他們的幫助還蠻大的。」 (L2)

「有的新手媽媽真的不知道怎麼帶小孩，那我們保育員會提供一些意見讓父母參考，媽媽就比較懂得照顧，會說孩子回去變得比較好帶，親子關係就變得比較好。」 (L8)

Kadushin(1980)認為當親子關係有困擾時，托育服務可以提供父母暫時性的放鬆，讓親子互動有機會轉為正向。訪談中有受訪者也提出同樣的看法，指出幼兒在機構式的照顧下所建立的生活規律可以降低父母的育兒焦慮，對於家庭結構不完整者，機構的托育協助也能緩和家長的親職壓力。

「孩子的進步和成長會穩定這些做媽媽的角色，這些做父母的，因為他們很焦慮。比如說一個十個月的孩子，他一直擔心我家的怎麼還不會走路？可是來到機構看到其他孩子的狀況，他就會放心。」 (L7)

「現在不少單親的家庭，如果說是家庭有一些結構出了問題，我們是可以緩和家庭的一些緊張度，讓他們有個喘息的部份，緩和他們時間的壓力。」 (L3)

機構托育取代了父母一部份的育兒工作並非沒有負面的影響，有受訪者就提到父母會因親子互動機會減少而產生偏差的教養或形成疏離的親子關係。

「其實小朋友如果送到外面托育，父母親看到的只是每天的幾小時的時間，那因為它跟小朋友的相處時間短，他勢必他們可能會有兩個問題，一個是他就是縱容小朋友，因為他覺得他想要彌補他嘛，那所以那回家小朋友哭他就抱，小朋友要什麼我就給什麼，那另外一個是，因為父母親不了解小朋友，而且他上班很累，他回家可能甚至於根本沒有什麼力氣去跟小朋友做些什麼互動。」 (L1)

(2) 機構式托嬰對嬰幼兒發展的影響

嬰幼兒長時間在托育環境中生活，因此機構環境及活動內容都能直接影響他們的發展。受訪者主要認為托嬰機構有規律的作息、適合幼兒發展的活動設計，以及較豐富的人際經驗，故可以培養孩子生活的規律性，並增進肢體、認知、語言及社會能力各方面的發展。

「我覺得說小朋友在機構比較能夠養成規律的生活方式，因為如果說是父母自己帶，可能我睡的晚，小朋友就跟我睡的晚，在機構是他的作息會越來越固定，那他的飲食也會比較正常，然後也會有比較好的習慣。」(L1)

「孩子比較有機會在機構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孔，因為在家裡面他可能只看到媽媽，或是只看到保母，那所以他對於一個未來的一個社會性的接受度，我覺得他們是會比較高一些的，然後跟小朋友的一些互動，那他因為從小四週邊就有這麼多的小朋友，所以他很自然的也就是習慣在這樣子的環境，然後他也會從這個裡面學習到一個就是社會性活動的一個規則。」(L1)

「在機構同儕合作學習的機會比較多，孩子各方面的發展好像都比較快，像我這邊的小嬰兒看到很多人爬就會跟著爬，像動作和語言發展都會提早。」(L8)

集體式的照顧模式固然可增加嬰幼兒許多學習刺激，但同儕的學習模仿也可能出現在負面行為上，為幼兒發展帶來不良影響。

「一群孩子在這個機構裡面，如果有一個人咬人，那可能會有連續的連鎖反應，因為這階段是孩子的模仿期，老師可能要花更多力氣去處理那些負面行為。」(L7)

3. 對全日托嬰(24小時托育)的看法

在研究者過去的機構評鑑及訪視經驗中，發現部份托嬰機構已有24小時托育服務的提供，彭淑華(1995)亦指出24小時托育已是國內普遍存在的托育現象，因此本研究也想進一步了解托嬰機構主管人員對全日托育的想法。訪談結果可從機構經營立場和受訪者個人信念二個面向加以分析。

(1) 機構經營的立場

受訪的機構主管人員多數也是機構的負責人，因此對於此一市場趨勢必有其覺察與因應的規劃，其中一家招生未額滿的機構基於市場考量，已準備開放平日的全日托服務。

「我們現在開始要預約二十四小時的，因為這是一個趨勢，因為我有應徵很多保育員、的保母啊！也有就是護士，他們都願意帶二十四小時，就是等於他們願意做大夜班，因為我覺得你如果沒有做二十四小時，一般保母願意做二十四小時，你的市場就被他搶走了。」(L2)

儘管受訪者都表示早已感受到全日托的龐大需求，但除上述機構外，其他機構現階段皆無提供全日托服務的規畫，部份受訪者即表示，就機構經營

的立場而論，雖然市場有此趨勢，經營者仍必須考量機構提供24小時嬰兒照顧的人力及資源條件，以及必須承擔的責任與風險因素，因此機構並不會貿然順應市場的托育趨勢而增加服務型態。

「其實我當初不是說沒有考慮過，因為我們機構成立在這邊，反正房租就是付這麼多，如果我二十四小時的話，我就可以把它應用到極致嘛，但是就經營的角度來說的話，我除非能夠請到一個非常非常信任，可以信任的員工，那我才有辦法去經營二十四小時，因為通常容易出狀況他也都是在晚上的時候，那我覺得他相對的責任是非常非常大的。」(L1)

「二十四小時的話，晚上小孩子的狀況會比較多，那你請的員工O不OK，這個也是一個，雖然你是不能給我睡覺，像我們在醫院大夜班是不能睡覺，因為我請你來你就是要照顧小孩，你不能說他在睡你也跟著睡，而且小孩子尤其他們小的BABY隨時吐奶啊什麼，照顧的風險性會比較高。」(L4)

(2) 個人育兒的信念

受訪者除具機構主管人員的身分外，還有為人父母的角色，所以對於全日托服務的想法和做法也受到個人育兒信念的影響，所有受訪人員在個人立場上皆表示不贊成嬰幼兒接受24小時的托育，主要在強調父母與孩子互動相處的重要性。

「他白天已經離開父母的照顧來到我們這樣一個托育機構，那我們的看法就是說，到了父母下班了然後也讓孩子能夠回到父母的身邊，讓父母能夠自己去照顧他們，所以這是我們不會去接受到就是說更晚的延托的服務或者是二十四小時的托育，我是覺得人的這種成長的過程當中，我還是覺得說因為跟家庭的關係應該還是最密切的，孩子經常每天都有跟父母的互動，父母才能了解他，他才能了解父母。在做二十四小時的托育裡面，可能會讓我擔心的是未來他們在親子的互動上面，可能就是會比較有些不好的影響。」(L6)

儘管部份受訪者曾因個別家庭的特殊因素而破例提供24小時的嬰兒照顧，但也強調機構不應剝奪父母育兒的責任。

「早期我們有孩子有這樣的需求，因為父母上班時間都很長，他根本沒有辦法照顧，他們就來拜託我，後來呢，我只答應他們照顧到一歲，那一歲後你們一定得回去，就那個時候，那後來我就說我不能再剝奪你們做父母的責任，無論如何你們倆個一定要犧牲一個人來帶這個孩子，有曾經做過這麼樣一年。後來不再提供，我覺得不能再做這樣的事情了。」(L7)

三、托嬰機構對家庭的道德責任

托嬰機構提供的是專業的嬰兒照顧服務，家庭又是其主要的服務對象，故從專業倫理的角度來看，機構必須對幼兒負起專業責任，也必須和家庭建立專業的關

係。托嬰機構主管人員對於維繫托育的專業品質責無旁貸，因此本研究企圖探究他們對機構專業責任的認知和具體做法。

(一) 對家庭的責任

受訪者認為托育機構對家庭的責任主要可區分為對嬰幼兒和對家長二部份。

1. 對嬰幼兒的責任

(1) 機構內的嬰幼兒照顧

受訪者普遍認為機構有責任照顧孩子的身心健康，並促進他們的學習發展，不過或許嬰兒時期是特別脆弱的階段，故機構主管們特別強調對孩子的安全責任。

「從我自己在我家庭中照顧我的小孩直到現在，即便是托嬰中心，我一直覺得說那個責任就是我要給孩子一個安全的環境，還要給他們健康上面的維護。」(L6)

(2) 對幼兒發展的持續追蹤

機構對嬰幼兒的照顧只是階段性的任務，然而當他們離開之後，機構是否有責任持續關心孩子的發展？對於這樣的問題，受訪者幾乎一致給予肯定的答覆，但所持理由不盡相同，有人期待藉由情感的維繫來持續提供孩子成長的支持。

「我們做的部份是比較朝著情感的維繫吧！小時候他成長的這樣一個地方，那裡面的老師啊或整個環境啊，要去跟他做維繫。那當然希望說對於孩子未來的，他去的不管是學校或家庭中有些狀況，我們希望說我們有沒有可能提供一些什麼樣的支持，是有這種想法。」(L6)

也有從機構成長的需要來強調追蹤孩子後續發展的必要性，目的是檢視照顧成效，並做為修正機構照顧模式的參考。

「有需要，我們也一直在這樣做。我們會去跟他的父母聊一聊孩子畢業之後，在每個階段發展有什麼樣的問題，目的是修正我們的教育目標，我們才知道我們的小朋友以前受的這一套教育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有哪裏是不對的，或者是哪一點造成他這樣子的一個性格，我們會去檢討然後來修正。」(L5)

2. 對父母的責任

(1) 提供親職協助和支持

嬰兒在托育時間之外的照顧工作主要由家長負責，然而父母並不像機構照顧者一樣擁有專業的育兒知能、態度和技巧，所以受訪者多認為機構有責任提供父母嬰兒照顧的協助與支持，包括提供指導和給予讚美鼓勵，另外也應扮演育兒資源的媒介者。

「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一些當父母的一些想法跟他自己的一些特質吧！那他們可能會有不懂或做錯的時候，在面臨到他們成為父母這個過程的挫敗時，我覺得他們

要的是有一些方法提供給他們，那就是我們要做的。」(L6)

「我們也應提供家長像，比如說一些專業上面的一些書籍或人事上的建議，像例如說特約醫師，那我們會請特約醫師跟家長說，事實上在這各階段小朋友他的確就是應該要做什麼樣的改變，或是什麼樣的方式是合適小朋友的。」(L1)

(2) 釐清父母與機構的照顧角色

保育人員和父母在職責上有許多相同之處，因為托育機構本來就必須對嬰幼兒做到如父母般的照顧與關懷，然而儘管二者角色功能相似，本質卻大不相同，機構主管人員若能明確區別自己和家長的角色，釐清對嬰幼兒照顧的權利和義務，或許有助於父母瞭解並善盡其角色職責。

訪談結果發現，受訪者認為父母和托育機構人員的最大差異在於「親情」和「對孩子的決定權」，二者都是父母所獨有的，機構不論如何也無法取代或干涉。

「我們沒辦法替代那個親子關係，因為是親情，親子關係。孩子會去跟著他們一輩子，那機構或者是家庭總是來來去去，所以應該是說父母的愛，不管他對她怎麼樣的一個看法，或是機構的老師是給這個孩子多大的愛，那總是階段性的，是沒有辦法取代的。」(L7)

「對這個小朋友的一些教育方式的選擇，或是他未來成長的一些計畫，我覺得這個部份不可能是我們托育機構去做的，就像今天如果家長他會選擇來我這邊，那他一定是他自己的教育想法跟我是一樣的，那他或是說他會喜歡，他希望給他小孩是這樣子的環境，那這些是不可能我們去幫家長去做選擇的，我們只能在那邊建構一個這樣子的地方。」(L1)

(二) 機構保育人員的成長

托育機構的照顧者既被視為嬰幼兒保育的專業人員，就必須在知識和行動上維持專業的水準。隨著社會快速的變遷與發展，各行各業都面臨資訊不斷更新、觀念不時改變的現實，嬰兒照顧工作也不例外，若欲維持高水準的專業表現，保育人員持續強化自己的知能是十分必要的。受訪者多是從實務面提出對保育人員成長需求的看法，包括吸取專業新知、廣泛涉獵保育工作所延伸出的相關知能等。

「我會覺得說現在機構專業人員需要的是經常去閱讀新的一些訊息，所謂新的訊息比如說雜誌或是書籍，尤其是像對於一些新的教育的方式我們都應該需要去了解，就是你要一直不斷在進步。」(L1)

「我覺得和保育工作有關的大方向的知識都要去了解，如果孩子有某些問題需要其他專業處理，你至少要有推薦的能力啊！要推薦到哪裡去啊！比如說他真的有一方面需要心理諮商，你要知道說你要往哪裡幫她轉介這樣子，這些基本的概念是要了解。」(L7)

除了更新及拓展專業知識之外，有受訪者從人文角度思考，認為我們的社會或教育內涵普遍缺乏啓迪思考或涵養氣質德性的哲學及美學訓練，故第一線照顧嬰幼兒的保育人員亦應增強這方面的素養。

「我覺得哲學吧，我們台灣人對哲學部分太少了，所以有很多的東西並不是我們說知能的部分，有時候是對人的部分，如果說現在很多人都是爲了生存的部分在傷腦筋，爲了他的工作，那可能我就不可以隨便跟他講一個說你現在小孩子有什麼狀況，我可能就不能夠這麼直接，那我就要給他一些幫忙。那如果他現在跟夫妻兩個人不合，我在談小孩子就是雪上加霜，那我覺得那個情緒的辨識度，能不能同理別人，能不能看清楚人家目前所發生的東西，我覺得這個是心理學、哲學的東西，我們保育人員這個部分太弱。」(L3)

「我覺得就目前我們台灣教保人員的養成教育，最弱的部份就是美學這一塊，我們的系統裡面應該要加強美育這一塊的教育，你惟有在這一個源頭去做，才有辦法教育到我們下一代有這個美學的感覺。它包括兩個部份，一個是心的部份，一個是眼的部份；心就是所謂的德性，所以有德育這個部份，就是說美德。這兩塊我覺得是我國目前養成教育最欠缺的部份，也是我們期待加強的。」(L5)

四、托嬰機構與家庭托育關係的建立

在Bronfenbrenner(1979)的生態系統理論中，托嬰機構與家庭是嬰幼兒直接參與的「小系統」(microsystem)，而此二個場域所建立的關係即稱爲「中間系統」(mesosystem)。Bronfenbrenner認為幼兒年紀尚小，難以順利地轉換或適應每個場所對自己的角色期望，因此需要各個場所之間維持良性的互動與聯繫，以協助幼兒克服這些轉換歷程的衝擊並順利發展，因此托育環境與嬰幼兒家庭的關係建立及交流互動品質十分值得關注。本研究也嘗試探究托嬰機構與服務家庭的關係發展，訪談結果分別從對機構與家庭托育關係的理念，以及親師互動現況加以分析。

1. 對機構與家庭托育關係的理念

(1) 父母進入托嬰環境的權利

美國幼兒教育協會(NAEYC)所制定的專業倫理守則(引自武藍蕙，2004)中，在對家庭的道德責任上明確規範機構不應拒絕家庭成員到子女的教室或學校。再者，若依據中間系統的理論假設，家長得以進入托育環境瞭解孩子的適應狀況，將有助於家庭與機構良性關係的建立。雖然父母進入托育環境是符合情理的事，然而機構主管人員多數表達不鼓勵的立場，強調嬰兒階段孩子怕生、易生病，故不希望家長進入干擾了孩子的情緒或帶來病菌。

「我們不鼓勵家長進來，原因是其實我們試過幾次，覺得說他會影響其他小朋友他們的情緒，還有包括他們對於活動的一些專注或是參與度，那對他自己的小孩也是。另外在健康上，我們必須說，其實成人的病菌是比較嚴重的，那我們自己可能也沒生病，可是因爲進來的人越複雜，就越容易帶進病菌影響孩子。」(L1)

因收托對象為年齡較小的嬰幼兒，托嬰機構的確必須考量較多照顧及保護的問題，但有些機構也會基於實務的需要，有條件的讓家長進入托育環境探視幼兒，例如限制進入的時段。

「媽媽如果要來，平常我是沒有辦法讓他們進去，那我是建議說你七點以後你可以過來，因為BABY都走了，我就可以讓你們進去看裡面的設施，我甚至我跟你解釋，這個都很OK，因為我幾乎每天都會清潔，這個是很重要的，對小孩子是減少感染啦！」(L4)

「我們其實有對於新生的家長，我們是讓他們說在某些時段裡面，因為剛好就是不是我們老師在做保育工作的時候，那是在跟孩子遊戲跟活動，那他們是可以進來了解我們跟孩子之間的一些學習跟互動，那那種情況家長是可以進來的。」(L6)

雖然也有少數受訪機構對於家長的入園探視採取開放的態度，但考量對嬰幼兒階段某些發展特質(與父母的依戀關係、秩序感的建立等)的影響，機構還是會設定一些探視的原則，

「任何時間家長都可以來！可是我們有一個條件，一旦你被你的孩子看見，你就必須把他帶回家，否則會造成他二次分離啊！我剛才說有一個東西取代不了，那就是愛。孩子他只要看到父母，就表示他要回家了，對，孩子沒有時間觀念嘛，他認為第二次出現就是要回家了嘛，他也不會去看，喔現在是中午，或者現在是下午還沒有到放學時間；不會，孩子只要看到第二次就認為他要回家了，那你讓他看到第二次又不帶他回家，這不是對他一種傷害嗎？對他一種拋棄嗎？」(L5)

「你隨時可以來看孩子，我們學校有設置那個觀察窗，不要讓孩子看到就好了。理由是因為孩子會期待，你今天來看了，十點鐘來看，他可能明天他也會期待十點鐘是不是，那如果隔天沒有，十點鐘媽媽沒有來，那對孩子相對是個失落感，那是打壞了孩子的一個時間的一個秩序感，那所以我們是反對的。」(L7)

(2) 機構和家庭在嬰兒照顧上的關係

Shpancer(1999)認為托育機構和家庭對於嬰幼兒的照顧像是一種任務的分工交替，所以用「顧客/專業人員的交替系統」來比喻二者的關係。機構主管以專業人員的立場，加上實務運作的經驗來分析托嬰機構和家庭的關係，受訪者多認為彼此的分工合作是必然的狀況，且機構還具備一般家庭所缺乏的環境和資源條件，因此二者又有互補的效應。

「我們認為是合作的關係，一起就是在面對孩子的一些學習跟教養，或者說一些想法上溝通，我們希望說家長能夠知道我們的想法，那我們也大概會知道說家長怎麼在對待他的孩子，所以我們希望是共同去照顧這個孩子。」(L6)

「基本上二者是既互補又合作，因為你說互補的話，像比如說家裡他在環境上面，沒有給小朋友足夠的活動空間這樣子，那園所就可以去補足他這邊的不足。合作的話，像例如說，對於小朋友的一些教養或是什麼，那一定是要家長跟我們兩方面一

起來努力才可能達到。」(L1)

黃昌誠(1996)認為使用隱喻來做相似性的類推，有助於對抽象概念的理解，因此有受訪者也採取像「親家關係」這樣具體的譬喻來說明二者在責任和互動上密切的關連性。

「應該是一個親家關係，就譬如說好比你的女兒嫁來我家這樣子，我們一個親家關係。那我會把你的女兒當成我自己的女兒，那你要把我的兒子當作是你的兒子。那就是這樣互動，有什麼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互相分享。兩個要去溝通協調要合作，你有什麼我有什麼然後大家來一起，好像就是合夥來完成這件事情。」(L5)

2. 機構與家長的互動模式

雖然Shpancer(1998)認為托育機構制度化的環境和照顧內容可能不利於家長與機構發展出緊密的托育關係，但研究者從長期參與托育機構評鑑的經驗中發現，托育機構在制度面雖未必有完善的親師互動規劃，但執行面大多採取了多樣化的親師交流方式。本研究除探究托嬰機構主要的親師溝通模式，也進一步瞭解家長的參與情形。

(1) 親師互動的方法

Britner等人(1995)的研究指出，機構式托育的親師互動方式以書面的聯絡單、正式的家長會和機構辦的親職活動為主。本研究的訪談結果則發現，連絡簿和面談是所有受訪機構皆採用的親師溝通方式，其中「面談」的效果最受到肯定。

「我覺得面談是最有用的，因為面談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彼此的表情，那我可以感覺的到你的表情是真誠的，或是不是只有語氣，或是和善的、或是高興的、或是失望的、或是你正在思考什麼的，所以我覺得看到一個臉部的表情來加上語言上的溝通，那這個東西一定是要在面談的時候才能做到。」(L1)

「我們還是以面對面，因為我們覺得直接的訊息的傳遞其實這樣是最明確的，就是減少如果說中間有些訊息的不了解或誤解這樣子，所以面對面。」(L6)

然而面對面的溝通並非事事無礙，也不是對所有家長都適合，因此其他溝通方式的搭配運用也很重要。

「我是覺得面談要看狀況，就是有的家長他會蠻衝的，有些像小孩意外受傷的事件，家長一時不能諒解，你就很難去面對面溝通，所以我們連絡本一定會寫，回去還再打電話跟家長溝通。」(L2)

(2) 家長參與情形

家長參與的程度是機構與家庭互動能否達到成效的關鍵，機構通常也會參考父母參與的狀況來調整親師交流的模式。本研究的受訪機構皆表示家長在親師活動的參與情況良好。

「選擇我們這樣我這邊園所的家長，大概對小朋友的教育上面期待也都會多一些些，所以你會發現他們其實他們的問題或是參與度，老實說都還蠻高的。」(L1)

王舒芸和余漢儀(1997)的研究指出，台灣社會由於文化規範對傳統性別分工的定義與制約，削弱了父親投入育兒角色的意願，因此過去托育現場的家長會或親職講座常見一片「陰盛陽衰」的景象，然而隨著教育觀念和文化思想的變遷，父親參與的意願與程度是否有所改變？受訪機構大多指出媽媽還是參與親師溝通的主要角色，但也一致表示父親參與的比例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現在來接也大部分是媽媽啊！可是像我們開親子講座的時候，很多都是夫妻一起來，他們對小孩子教養模式還是各方面他們都很重視。」(L2)

「性別上有在改變，以前是媽媽比較多，現在爸爸有在開始增加的趨勢，就由這個上下午是由爸爸負責接送的這一塊來看，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現在爸爸參與孩子教育這一塊的越來越多，反而是媽媽越來有遞減的情況。」(L5)

「現在的爸爸參與度比較高，高很多，可能跟老師的一個聚會或者是一個親子講座，爸爸的比例還佔的蠻高的，跟早期來做比較的話；早期的話，可能一兩個就很了不起了，現在大概有三分之一出現了，蠻好的。」(L7)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係以機構式之嬰兒照顧為基礎，探討托嬰機構運作之現況及托嬰機構主管人員之托育理念，研究結果歸納結論如下：

(一) 托嬰機構之托育概況

1. 收托方式及內容

托嬰機構日托時數多為10~12小時；平均每月收托費用約在15000至20000元之間；受訪機構主要採取分齡的嬰兒照顧模式，並規劃系統化的課程或學習活動。

2. 營運現況

多數受訪機構未採取正式的招生活動；半數機構在受訪時處額滿的狀態；受訪者認為考慮選擇機構式托嬰的家長有持續增加的趨勢。受訪機構主要的親師溝通途徑為連絡簿和面談；半數以上機構有辦理親子活動和親職講座，活動型態以符合嬰兒發展和較方便嬰兒參與為原則，例如寶寶爬行比賽、餐會等；親職講座主題多以嬰兒照護、衛教為主。

(二) 托嬰機構之嬰幼兒照顧信念

1. 經營機構式托嬰的動機

受訪者經營機構式托嬰之動機有個人因素及環境因素的考量，個人因素包含興趣和經驗、專業背景、教育理念，環境因素則是市場需求和法令規範。

2. 對嬰幼兒照顧的信念

受訪者認為0-2歲嬰兒照顧的重點包括健康管理、安全教育、習慣的培養和心理發展。而心目中理想的嬰兒照顧方式是在家庭中由父母自己照顧，若父母無法自己育兒，則機構式托嬰是受訪者認為較為理想的選擇。

3. 對機構式托嬰的看法

托嬰機構的特質包括環境和照顧內容係針對嬰兒需求而規劃設計、人力結構是團隊而非個人、組織化的分工讓照顧者毋須分心其他事務、嬰幼兒必須學習適應群體生活。

托嬰機構的主要服務對象為家長和嬰幼兒，對家長的正向影響包括提供家長教養資訊，提昇父母的育兒知能，緩和家長的親職壓力，負向影響是親子互動機會減少；對嬰幼兒的正向影響包括培養孩子生活的規律性，增進肢體、認知、語言及社會能力各方面的發展，負向影響則是同儕間對負面行為的學習模仿。

托嬰機構從機構經營的立場會考慮提供全日托嬰服務，但就受訪者個人信念的立場則反對嬰幼兒接受24小時托育。

(三) 托嬰機構對家庭的道德責任

1. 對家庭的責任

托嬰機構對家庭的責任涵括嬰幼兒和家長二部份，對嬰幼兒的責任包括給予幼兒有利其發展且安全的照顧、持續追蹤幼兒的發展；對父母的責任則是提供嬰兒照顧的協助與支持(例如給予指導或讚美鼓勵、扮演育兒資源的媒介者)，以及釐清機構的權利和義務，協助父母瞭解並善盡其角色職責。

2. 機構人員的專業成長

受訪者認為現今保育人員的專業成長應包括吸取專業新知、廣泛涉獵保育工作所延伸出的相關知能，以及增強哲學與美學的素養。

(四) 托嬰機構與家庭托育關係的建立

1. 對機構與家長托育關係的理念

托嬰機構因收托對象年齡較小，必須考量較多照顧及保護的問題，故對家長的探視或參與有較多的規範，包括限制探視時間或探視方式。受訪者認為機構和家庭在應幼兒照顧上是合作和互補的關係。

2. 機構與家長的互動模式

連絡簿和面談是受訪機構最普遍使用的親師溝通方式，其中又以「面談」的效果最好，但遇特殊狀況仍需與其他溝通方式搭配運用；受訪者表示家長在親師

活動的參與情況良好，媽媽仍是參與親師溝通的主要角色，但父親參與的比例已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二、建議

根據上述結論提出幾點建議做為兒童照顧政策、專業人員培育、親職教育與未來研究的參考。

(一) 政策方面

1. 加強托嬰機構的管理與輔導

依據95及96年內政部統計通報的托育機構概況(內政部，2006；2007)顯示，托嬰機構的發展並未因少子化現象而衰退，反而有顯著增加的趨勢，本研究所訪問的機構即有近半數(37.5%)是在一年內立案營運的。過去因托嬰機構的數量較少，相關的法令規範也不明確，所以對於機構式托嬰的管理與輔導不盡完善，例如研究者過去參與台北市托兒所評鑑工作時，曾遇以托兒所評鑑指標評量托嬰機構的不當狀況，而本研究的訪談過程，亦有不少受訪者反映主管機關針對托嬰機構所規劃的輔導和研習不足。我們預期托嬰機構將會成為家庭在嬰兒托育上的新選擇，因此透過積極的管理與輔導來提昇機構品質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2. 全面實施托育補助

國內第一個針對育有0-2歲幼兒家庭提供托育費用補助的「建構友善托育環境～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內政部，2008)已於97年4月1日開跑，補助對象為雙薪及單親家庭，對於父母一方自行照顧幼兒者不予補助。雖然該項計畫有促進就業與協助弱勢的意涵，但排他性的補助方式卻似乎否定了父母自行育兒的家庭價值，事實上，本研究的受訪者多認同父母是最理想的照顧者，育兒補助政策將自行育兒的家庭排除在外不啻是變相處罰願意全心投入子女照顧的父母，故建議應尊重家庭的嬰兒照顧選擇，透過政策全面性地給予育兒的支持。

(二) 教育方面

1. 專業人員的在職進修

受訪者認為現場的保育人員大多具備專業的嬰兒照顧技巧，但缺乏諮商溝通的能力及哲學與美學的素養。事實上，高品質的托嬰服務所需的知能絕不止於此，儘管托嬰機構的照顧者都是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然而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服務對象的需求一再改變，資訊的快速發展也會持續帶來新觀念，因此保育人員仍必須不斷成長才能維持其專業品質，故建議教育上應加強托嬰機構專業人員的在職訓練，包括強化專業新知的涉獵、拓展保育工作所延伸出的相關知能等。

此外，所有受訪者皆認為健康管理是嬰兒照顧的第一要務，其中兩位具醫護背景的主管人員也特別強調護理知能在嬰兒照顧上的重要性，故托嬰機構除了需

聘任專業的護理人員，從事一般嬰兒照顧工作的保育員及保母也應加強嬰幼兒保健、疾病照護、急救等照護知能。

2. 加強親職教育

本研究的受訪機構雖未提供全日托服務，但指出家長對於24小時托育的詢問度相當高，多家機構也私下表示，因拒絕24小時托嬰才導致招生未額滿。這些訊息代表有愈來愈多家長過度倚賴家庭外的托育服務，並讓父母角色逐漸式微。事實上，訪談結果顯示多數機構主管人員並不認同家庭將孩子24小時送托，並認為父母是最理想的照顧者。或許是長期以來「家庭教育」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導致許多現代父母對親職角色認識不足，或因欠缺教養知能而產生親職壓力，因此教育上應協助父母認知自己的角色職責，並強化他們的教養知能，如此一來，機構與家庭的合作才能為孩子帶來最大福祉。

(三) 未來研究

1. 擴大研究對象範圍

由於本研究採深入訪談的方式，且取樣來源侷限於台北市，故研究結果有推論上的限制。根據內政部(2007)的內政統計通報(九十六年第三十九週)指出，至96年6月底止，全國收托0-2歲嬰幼兒之立案托嬰中心家數為112家，建議未來的相關研究可參考本研究結果發展量化的問卷，並進行全國性的調查，以瞭解國內機構式托嬰之整體發展概況。

2. 發展機構式嬰兒照顧相關研究

依據生態系統理論所述，托育環境和家庭一樣是嬰幼兒長時間參與的小系統，其中的人、事、物對發展中的個體有直接而深遠的影響，因此關於托育供給面的議題實應受到研究的關切，然而回顧國內托育服務的相關文獻，發現多數研究都將焦點放在3歲以上的兒童托育，3歲以下的嬰兒照顧議題則以探討家庭式托育為主，對於機構式托嬰的研究二十年來可說是付之闕如。有鑒於愈來愈多的家庭使用機構式的托嬰服務，故研究上實有必要針對其可能衍生的議題加以探討。

參考文獻

- 王靜珠(1987)。認識我國托兒所的社會地位與功能。社會福利，43，7-11。
- 王舒芸、余漢儀(1997)。奶爸難為—雙薪家庭之父職角色初探。婦女與兩性學刊，第八期，頁115-149。
- 內政部(2005)。94年台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報告。
- 內政部兒童局 (2007)。84-95年度托育機構概況。
- 內政部(2006)。內政統計通報(九十五年第三十八週)。
- 內政部(2007)。內政統計通報(九十六年第三十九週)。

- 內政部(2008)。建構友善托育環境~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
- 行政院主計處(2006)。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
- 行政院主計處(2006)。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
- 行政院勞委會(2007)。婦女勞動統計(96年版)。
- 高傳正(1986)。托兒所的理論。國教天地，66，46-56。
- 陳淑玲(1987)。台北地區中學教師對機構式托嬰之期望及評價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武藍蕙(2004)。幼兒教保專業倫理。台北：群英。
- 彭淑華(1995)。影響父母二十四小時兒童托育決策相關因素之探討。東吳社會工作學報，第一期，頁275-306。
- 黃迺毓(2003)。從台灣幼兒之托育現況與家長需求看對家庭教育的啓示。發表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主辦之「生命歷程中的家庭教育國際研討會」，台北。
- 黃昌誠(1996)。教育的口號與隱喻。教育學刊，12，頁329-347。
- 馮燕(1997)。托育服務—生態觀點的分析。台北：巨流。
- 葉郁菁等著(2006)。托育服務。台北：心理。
- 廖鳳瑞譯(1992)。專業的幼教老師。台北：信誼。
- 蘇怡之(2000)。保母托育服務的支持與管理—系統面策略。社會福利，76，17-25。
- Britner, P.A., & Phillips, D. A. (1995). Predictors of parent and provider satisfaction with child care dimensions: A comparison of center-based and family child day care. *Child Welfare*, 6, 1135-1168.
- 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omer, J. (2001). Mothers, helpers, and preachers: The multiple roles and discourse of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16, 313-327.
- Bromer, J., & Henly, J. R. (2004). Child care as family support: caregiving practices across child provider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6, 941-964.
- Endsley, R. C., & Minish, P. A. (1991). Parent-staff communication in day care centers during morning and afternoon transitions.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6 (2), 119-135.
- Feeney, S. & Kipnis, K. (1989). NAEYC code of ethical conduct and statement of commitment. *Young Children*, 45 (1), 24-29.
- Henly, J. R., & Bromer, J. (2002). The role of job characteristics in shaping the

- child care needs of entry-level workers with young childr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4th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Dallas, TX.
- Kadushin, A. (1980). *Child welfare services*. NY: Macmillan.
- Lombardi, J. (2005). *Child care ie education ...and more*. Washington D.C.: NAEYC.
- Pence, A. K., & Goelman, H. (1987). Silent partners: Parents of children in three types of day care.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103-118.
- Shpancer, N. (1998). Caregiver-parent relationships in daycare: A review and re-examination of the dat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9 (3) , 239-259.
- Van Ijzendoorn, M. H., Tavecchio, L. W. C., Stams, G., Verhoeven, M., & Reiling, E. (1998). Attunement between parents and professional caregivers: A comparison of childrearing attitudes in different child-care setting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0 (3), 771-781.

陳姣伶／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保系專任教師、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黃迺毓／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教授

A Pilot Study on the Professional Role of Infant Day Care Center

Chiao-Ling Chen¹, Nei-Yuh Huang²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wofold. First, it is to investigate how infant day care centers operate and what they provide for their customers. Second, it is to explore the directors' perception and belief about infant day care. Taking a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this study in-depth interviewed eight directors of infant day care centers in Taipei City.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ing :

(1)The infant day care centers have been operate average 10~12 hours in business for each day. The fees are NTD.15,000 ~20,000 per month. Most of centers group the kids by age. (2)The interviewees think that characters of center day care include spatial arrangement, structure of manpower and children's activity type. Center's caregivers can promote parents' nurturing ability and release their parental pressure. Caregivers also can help the children to establish regularity and stimulate their multiple development. (3)The staffs who work in infant day care center should keep upgrading on their professional field . (4)Infant day care centers adopt more rules and limits about parents' visit. The center and family have both cooperative and supplementary relationships. Face-to-face talk is the most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ay. Fathers' participation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than the past.

Key Words: infant day care center, day care, director, professional role, parent-caregiver relationship

¹ Lecturer, Department of Nursery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²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